題萬文一統序

左國而後子史百家蒸蒸盛矣際諸家而什一存之什九置之甚哉所編一先生言僅寥寥一二屈指也不已隘乎曰寶明珠者無貴羣璣取豫章者安問尺篇則貴精也登壇作者神合為意意會為

篇極其才情所至要以發舒天
倪成一家言取而綴之以彙分之
以訓不已支乎曰採南山者樵
楠杞棌殊材調和羹者辛鹹
甘苦殊適則氣格異也且李
君之意敢謂是集而外餘皆
糟醨乎哉融其精而困以例其

館也敢謂工是集者可無覩全書
乎哉收其約而漸以及于博也
又敢謂守是集者以門戶局
乎哉遊于方而繇以化于圓也乎
乎神于金者液而採其精以馭孔
鐵皆鑿也則至精矣遊于海者
具櫓柁發岸口以出入於粘天浩

瀚也則至博矣習于工者規矩準
繩不失尺寸熟而妙乎湯以應手
也則至圓矣精耶博耶圓耶
可易言哉可易言哉此李君意也
賜進士及第禮部左侍郎
養淳朱國祚撰

朱氏國祚

題萬安文一統序

李爾張曰史稱三代以前渾渾噩噩宜不矜爲文載觀典謨語誓諸篇抑何其典重雅致也降自春秋時猶近古禮載檀弓暮經翼左國其文簡古典麗猶有三代遺風焉經統散而諸子出大都老氏爲之宗沿及戰國蘇張申韓之徒蠭起縱横短長詭譎佻巧制萬乘輕重於馮軾閒可不謂掉舌顯說哉然至於讀天皇太乙雲中君諸歌未嘗不感憤俱失也漢興治馬上栢梁以來辭賦稱西京無偶者賈誼司馬相如子卿吾丘壽王褒雄

諸大夫淩湘郢而上下焉其他以文顯者更僕未易數而子長
以蠶宮舒憤發爲二千餘萬言稱漢家詞宗即班氏亦彷〻耳
浸淫以及六代稍欲含璞而露琢然氣稍漓而就稍下昌黎氏
力起而振之以追西京未遠也宋則廬陵南豐臨川諸君子益
顯夷坦易而眉山蘇明允父子獨以雄渾昌博稱最揔之氣格
去古人遠矣於乎俯仰二千餘年間文章家止是耳古之豪傑
於詞者往〻業有所顓攻而術不相入才有所獨至而氣不相
下格不必盡同而代有升降体不必相沿而趨有上下或典或

麗或豪或雅或危或富或規或頌或婉或直或夷或深或機權或刻覈或汪洋無倪或去虛無朕或感憤幽思或含譏隱刺要各以寫其神之所傳情之所之矢口而鳴言ㄡ天籟而已余少時則已雅好史傳百子氏言馳騁涉獵頗多所闚第恨其簡帙浩煩汗漫無紀爲之刪其煩蕪存其精要存西京而上者什六七西京而下者什二三又慮其意致各殊体裁亦異復爲之分門别彙有一家自爲一彙者檀左記傳類是也有一家分爲異彙者賈董書策類是也漁秇獵稗積有歲時爰奮斯編凡二十

有二卷藏之櫝中久矣近因南遷便道回家搜尋舊篋乃復得焉余起家筌蹄也不忍置棄友人謂余宜公之余謂學旣慙半豹寧免魯魚固不敢爲中郎論衡之私亦惟是子雲覆瓿之業耳因題而授之梓

賜進士及第出身吏部左侍郎李廷機譔

會元及第

李氏廷機

新刻李九我先生編纂六方萬文一統內外集目錄

○一卷 內集 簡古文

論仲子立子 檀弓　論事親事君事師 檀弓
子思不使子上喪出母 檀弓　孔子不修墓 檀弓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 檀弓　魯莊公誅賁父 檀弓
曾子易簀 檀弓　論親喪自致 檀弓
獻子加人一等 檀弓　太公不忘本 檀弓
孔子脫驂賻喪 檀弓　孔子論送喪 檀弓
二子襲裘裼裘 檀弓　二子除喪鼓琴 檀弓
子游諷文子立弟嫡 檀弓　文子之子善於禮 檀弓

子柳善居喪　檀弓　孔子論明器　檀弓
有若之言似夫子　檀弓　縣子論哭陳莊子　檀弓
蟜固不脫衰問疾　檀弓　晉公子重耳辭位　檀弓
孔子論葬具　檀弓　子思論為舊君服　檀弓
敬姜知子曠禮　檀弓　陳太宰嚭論師有名　檀弓
杜蕢揚觶　檀弓　謚公叔文子　檀弓
石祁子以不佩玉兆　檀弓　孔子論生養死葬　檀弓
柳莊諫班邑從者　檀弓　獻公遂柳莊　檀弓
公肩假止機封　檀弓　蕢尚不知禮　檀弓
孔子論苛政　檀弓　周豈不見魯公　檀弓

齊饑者若郎　檀弓　晉獻文子成室　檀弓
子罕哭介夫　檀弓　孔子不責原壤　檀弓
趙文子知人　檀弓　縣子諫暴巫尪　檀弓

○二卷 內集 典則文

周鄭交質 隱公二年 左傳　石碏諫寵州吁 隱公三年 左傳
臧僖伯諫觀魚 隱公五年 左傳　莊公戒飭守臣 隱公十一年
臧哀伯諫納郜鼎 左傳　季梁勸修政 桓公六年 左傳
曹劌敗齊師 莊公十年　敬仲辭卿 莊公十二年
臧文仲善宋辭 莊公十一年　管仲請救邢 閔公元年
宮之奇諫假道 僖公五年 左傳　襄王饗管仲上卿 僖公十二年

楚子反詰齊師僖公四年　陰飴甥復惠公於秦僖公十五年

展喜卻齊師僖公二十六年左傳　文公教民僖公二十七年

宛濮之盟僖公二十八年　燭之武退秦師僖公三十年

季文子逐莒僕文公十八年　王孫滿對楚子宣公三年

鄭伯行成於楚宣公十二年　解揚不辱命宣公十五年

齊國佐不辱命成公二年左傳　晉知罃不知所報成公三年左傳

韓厥請立趙孤成公八年　呂相絕秦　左傳

師曠論衛人出君　左傳　祁奚請免叔向襄公二十一年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左傳　晏嬰不死君難襄公二十五年

季札論樂 襄公二十九年
子產壞晉館垣 襄公三十一年
晉叔向鑄刑書 昭公六年 左傳
叔向賀韓宣子貧
士茁懼室美
申胥諫平越
召虎諫監謗
單子料齊晉君臣不兇
里革斷罟匡君 國語
胥臣論傳讙 國語
北宮文子論威儀 襄公三十年
子產論尹何爲邑 襄公三十二年
宣王料民太原 左氏外傳
竇犨論人化
諸稽郢行成於吳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 國語
襄王拒晉文請隧 國語
内史過論晉君臣 國語
敬姜教子以勞 國語
伍舉諫築章華臺 國語

監尹子亹論夫差必敗

○四卷 內集 雄偉文

司馬錯與張儀論伐蜀 國策

趙良說商君 戰國策

顏斶說齊王貴士

蘇秦以連橫說秦 戰國策

蘇秦說齊閔王

蘇秦說韓昭侯

蘇秦說趙肅侯

李斯諫逐客書

李斯諫二世行督責之術

莊辛幸臣論 戰國策

客諫趙王覩建信君

無忌諫魏安釐王書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國策

江乙說安陵君

范蠡避地居陶

魯仲連遺燕將書

燕王喜遺樂間書　樂毅報燕惠王書　戰國策
趙武靈王欲胡服騎射　戰國策
○五卷 內集　叙次文
孔子世家 計十段　管晏傳
屈原傳　范雎傳
蔡澤傳　范雎蔡澤贊
刺客荊軻傳　滑稽淳于髡傳
封禪書
○六卷 內集　叙次文
六國表　秦楚月表

高祖功臣年表　外戚世家畧　司馬遷

任安田仁傳　灌夫傳

儒林傳叙　司馬遷　貨殖傳

游俠傳叙　司馬遷　諸侯王表　班固

○七卷內集　經濟文

至言　賈山　治安策序　賈誼

治安策　賈誼　治安策此論國勢　賈誼

治安策風俗　賈誼　治安策此論教太子　賈誼

治安策此論審取舍　賈誼　治安策此論敬大臣　賈誼

論積貯　賈誼　論貴粟　鼂錯

言兵事　鼂錯　賢良三策　董仲舒

諫不受單于朝書　楊雄　策略五　蘓東坡

敦教化 先實後虛　蘓東坡

○八卷 内集　殊絶文

上林賦　司馬相如　大人賦　司馬相如

喻巴蜀檄　司馬相如　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

封禪書 彷彿詩書創爲符命　司馬相如　白麟奇木對　終軍

七發　枚乘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甘泉賦　楊雄　校獵賦　楊雄

長楊賦　楊雄　逐貧賦　楊雄

應詔
駱賓王
滕王閣序并詩　王勃

○九卷内集

抗直文

諫獵　司馬相如
上諫吳王書　枚叔
上尚德緩刑書　路温舒
罷珠厓對　賈捐之
王命論　班彪
言教化奏　貢禹
上孝桓皇帝鑄錢議　劉陶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蘇軾
朋黨論在諫院進　歐陽公

諷切文

魯共公酒味色論
客難　東方朔
解嘲　楊雄
答賓戲　班孟堅

連昌宮辭 元微之　送許郢州序 韓文公
贈崔復州序 韓文公　送殷員外使回鶻序 韓文公
送石處士序 韓文公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文公
捕蛇者說 柳子厚　種樹郭橐駝傳 柳子厚
送薛存義序 柳柳州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子厚

〇十卷內集 刺譏文

過秦論上　過秦論中 依太史公删定 賈誼
過秦論下 依太史公删定 賈誼　北山移文 孔德璋
阿房宮賦 杜牧之　諍臣論 韓文公
五代史宦者傳論 歐陽公　管仲論 蘇老泉

秦始皇扶蘇論　蘇東坡　范增論　蘇東坡
鼂錯論　蘇東坡　荀卿論　蘇東坡
攻擊文
諱辯　韓文公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柳州
桐葉封弟辯　柳柳州　與韓愈論史書　柳柳州
縱囚論　歐陽公　上范司諫書　歐陽公
辯姦　蘇老泉
○十一卷內集　議論文
禮書上　司馬遷　禮書中　司馬遷
禮書下　司馬遷　律書

平準書　司馬遷　春秋論　蘇老泉
諫論上　蘇老泉　諫下　蘇老泉
明論　蘇老泉　心術論將　蘇老泉
攻守　蘇老泉　高祖論　蘇老泉
六國　蘇老泉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老泉
大臣論上　蘇東坡　大臣論下　蘇東坡
留侯論　蘇東坡　賈誼論　蘇東坡
〇十二卷內集　正大文
祭鱷魚文　韓文公　原道辟佛老　韓文公
與孟簡尚書書　韓文公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袁州州學記　李太伯

節義文

報李陵書　蘇武　條災異封事　劉向
上孝桓皇帝疏　劉陶　論王氏書　梅福
前出師表　諸葛孔明　後出師表　諸葛孔明
上高宗封事　胡澹菴　文天祥慧和尚說　文天祥
却聘書　謝枋得

〇十三卷内集

懇至文

陳情表　李密　上吏部裴侍郎書即裴行儉
祭十二郎文　韓文公　獨孤申叔哀辭　韓文公

哀陸長源鄭通誠辭　白樂天　祭呂衡州温文　柳宗元
祭蘇子美文　歐陽公　祭石曼卿文　歐陽公
族譜引　蘇老泉

標表文

東方朔畫像賛序　夏侯湛　許由先生廟碣　楊　植
陳太丘碑文并序　蔡　邕　郭有道碑文　蔡　邕
書箕子廟碑陰　柳柳州　故御史周君碣　柳子厚
晝錦堂記　歐陽脩　嚴先生祠堂記　范文正公
張益州畫像記　蘇　洵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東坡
表忠觀碑　蘇東坡　三槐堂銘　蘇東坡

祭歐陽公文　蘇軾

○十四卷 外集　玄虛文

老子上篇　老子下篇

○十五卷 外集　神奇文

莊子內篇　莊子外篇

莊子雜篇

○十六卷 外集　幻頴文

天瑞篇　列子　黃帝篇　列子

周穆王　列子　仲尼篇　列子

力命篇　列子　楊朱篇　列子

說符篇　列子

○十七卷 外集　悲憤文

離騷經　屈原　九歌 計九段　屈原

九章 一惜誦八 摘誦不錄　屈原　卜居　屈平

九辯之一　宋玉　九辯之七　宋玉

九辯之八　宋玉　九辯之九　宋玉

○十八卷 外集　悲憤文

宋玉對楚王問　弔屈原賦　賈誼

賈誼鵩賦　獄中上梁王書　鄒陽

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　報任少鄉書　司馬遷

伯夷列傳　司馬遷　屈原傳　司馬遷
答蘇武書　李陵　聞樂對　中山王靖
廣絕交論　劉峻
○十九卷外集　幽思文
習鑿齒與桓秘書　曹植與吳質書
劉峻重答劉秣陵書　蕪城賦　鮑昭
浮槎序　駱賓王　晦日楚國寺宴序　駱賓王
秋日於益州李長史宅宴序　冒雨尋菊序　駱賓王
餞送少府之豐城序　初春邪嶺送益府參軍序
螢火賦　駱賓王　在獄咏蟬有序

祭田横墓文　韓文公　鳴鐘賦　歐陽公
秋聲賦　歐陽修　讀李翺文　歐陽公
岳陽樓記　范文正公　機權文
孫武子十三篇
○二十卷外集　機權文
管仲召忽死生論　牧民　管子
權脩　管子　立政　管子
乘馬　管子　七法　管子
四傷百匿　管子　六親五法　管子

論民兵要務 管子
宙合 管子
樞言 管子
八觀 管子
法法 管子
霸形 管子
戒 管子
制分 管子
小稱 管子
修靡 管子
心術 管子
九變 管子
治國 管子
內業 管子
七臣七主 管子
形勢解 管子
國蓄 管子
游財 管子
高杠柴池 管子

○二十一卷 外集 劉深之

韓非子

捃摭文

本生 呂覽 重已 呂覽

貴公 呂覽 情欲 呂覽

功名 呂覽 先已 呂覽

尊師 呂覽 誣徒 呂覽

用衆 呂覽 適音 呂覽

蕩兵 呂覽 精通 呂覽

異寶 呂覽 淮南子前集

○二十二卷外集

【措撫文】

淮南子後集

【瀟洒文】

歸去来辭　陶淵明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文公　蘭亭記　王逸少

醉翁亭記　歐陽脩　喜雨亭記　蘓東坡

超然臺記　蘓東坡　前後赤壁賦　蘓東坡

【豪放文】

與韓荆州書　李太白　上田樞密書　蘓老泉

上梅直講書　蘓東坡

目録畢

内集

新刊李九我先生編纂大方萬文一統内外集卷之一

賜進士及第出身禮部右侍郎九我李廷機　編纂
賜進士及第出身内閣大學士瑤泉申時行　勘閱
賜進士及第出身禮部左侍郎養淳朱國祚　校刊
閩建邑書林文台余象斗　繡梓

簡古文引

文貴易簡無取冗長列在戴記厥有檀弓集字檃括片語折中允為鼻祖左氏卻行工此者豈惟嫻于詞且明于禮之用選簡古文第一

檀弓

姓檀名弓以其善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

簡古之文

謝枋得曰有文王微子故事可法故敢出行古之道一句再挺醒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此是古文法使人悟其意曰否立孫兩句只三字省幾多言語

論仲子立子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朋友死於他鄉而無主者亦為之免服適子死立適孫禮也弓以仲子舍孫而立庶子故為過禮之免以弔而譏之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喪禮未小斂主人未忍在主人位故賓亦隨人在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伯邑考文王長子子服伯子以仲子立庶以為行文王微子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否者嫡不可廢庶子不可立也惟立孫為是

謝枋得評伯邑考文王長子武王兄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文王立武王權也微子立衍殷禮也伯子援斗飾仲子所立之非孔子援周禮答子游只曰否立孫省多少說話

簡古之文

鄭註云致喪者戚容稱其服內外皆至也心喪者情義有厚薄服不可並也

論事親事君事師

事親有隱而無犯隱不稱揚其過也無犯即幾諫左右就養無方左右扶持之也方定所也無方謂心力所及皆當理會服勤至死致喪三年致喪極其哀毀之節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有方謂職守所在不得喻越服勤至死方喪三年比方父喪事師無犯無隱恭遜而又忠告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

簡古之文

謝枋得評子上母死而不喪此一句包出母在其中

子思不使子上喪出母

子上之母（子思出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問孔子使子喪出母否）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禮為出母齊衰杖期為父後者無服伯魚子上皆父後其喪出母賢者過之之事也子思諱言故以聖人無所失道為對其聽伯魚喪出母者以道揆禮而為之隆殺也汙猶殺也）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言我則安能如是哉但為我妻則白當為母服今既不為我妻則白為父後而不當服矣）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孔子不修墓

鄭維嶽曰不修墓者古人慎之於始也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既得云者必孤不知其墓）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殷時有兆域而不起土為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使他日歸易尋）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句）至（句）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初築未固而雨甚也）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修猶治也不墳則不崩不必修也今因封四尺而崩封不固而又修皆驚死者故泫然）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事見左傳僖公四年）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

簡古之文

按申生有罪六句見孝子遇臣之用心雖無罪而死愛君愛國仁矣哉

我傷公之心也明其讒則姬必誅是使君失所安而傷其心也曰然則盍行乎勸其出奔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人心知有父則不納我故不可行不使人辭於狐突曰與之訣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狐突為申生傅故稱伯氏前此伐皋落氏突嘗勸申生使行故以不聽其言謝之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君老矣子少驪姬子奚齊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狐突自皋落氏後懼而稱疾不出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勉狐突為國而出忠其父再拜稽首乃卒自經而死是以為恭世子也但能恭父命不足為孝

魯莊公誅貫父

楊慎曰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此十字包括淺多意焉之驚車之敗縣卜之無罪而死至此而明

簡古之文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魯地縣賁父御卜國為右縣卜皆氏也右車右勇士也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前車已敗故佐車授之綏使登二車公曰末之卜也卜國微末無勇縣賁父曰它日不敗績章法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二子愧焉遂赴鬪而死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軍罷浴馬始知流矢在白肉股裡肉白非馬身有白也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士爵卑雖不應誄莊公以義起遂哀二子赴敵之功而誄之

曾子易簀

曾子寢疾病病謂疾革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參弟子曾元曾申坐元申皆曾子之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

鄭維嶽曰按曾子垂歿之言猶可為天下後世法當以論語啟手啟足之言參觀可見曾子之弘毅

簡古之文

鄭維嶽曰此節文甚

華畫也睆刮節目也簀牀第也童子知禮以曾子未嘗為大夫不當卧大夫之簀故不直言只嘆美此簀之華子春曰止以病不可動故使勿言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呼虛憊聲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童子又言曾子曰然識其意故然之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以已病故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起身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童子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苟容取安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共扶曾子而易簀反席未安而歿

論親喪自致

始死充充如有窮以形充屈如急行道極無所復去既殯瞿瞿如有

簡而字法句法却盡其妙

簡古之文

鄭維嶽曰既已禫矣而不樂不入餘哀在念也

簡古之文

孔氏曰礼樂二者皆反本之事故以喻太

求而弗得既殯心形稍緩瞿瞿眼目速瞻貌如有所失而求覓不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既葬又稍緩皇皇猶栖栖無所依託如欲親之来而不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小祥則轉緩但慨嘆日月若馳大祥而寥廓情意不樂而已

獻子加人一等

孟獻子禫大祥後祭名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時人皆禫後即作樂未吉祭而復寢獻子獨能以禮懸樂不作比及也及可御婦人猶不寢雖恒禮而比時人為勝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太公不忘本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太公反葬周京其子孫亦皆歸周從太公墓而塟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樂意生於心外為鐘鼓歌舞還

公反葬之義

以悅其心是外之文其用皆歸於內之本禮不忘其本禮之所重在根本反始君子言其反葬得禮樂之意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丘狐窟狠狽外死者循正其首以向所穴之丘不忘本也故以仁目之

簡古之文

謝枋得曰一哀是主人出涕是夫子一句兩事文字之妙

孔子脫驂賻喪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前者所使舍已者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脫同驂而賻之驂旁馬也賻謂助喪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遇主人為我盡一哀而我亦為之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物不稱情則涕為虛偽故必以物從之從猶繼也小子行之

簡古之文

金履祥曰我未之能行即夫我則不暇之意

簡古之文

張氏曰二子一時輩行俱聖門高弟行禮猶有不同後世猶難

孔子論送葬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如小兒隨父母啼呼）其反也如疑（哀親在彼不知親與己俱還否）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子貢以如疑則反遲不若速反而虞祭以安神是其知禮之常而不察其情之至故夫子丁寧之）

二子襲裘裼裘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凡衣近體有袍襗之屬其外有裘夏則有葛其上有裼衣上有襲衣襲衣有常着之衣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裼）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

行矣

簡古之文

鄭狹如曰一則弗敢過一則不敢不至看来二子俱見大意

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主人既變服子游乃襲裘加武以絰武吉冠卷也不改冠但加絰於武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上夫音扶字下夫乃丈夫也

二子除喪鼓琴

子貢既除喪而見見孔子予之琴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師也過商也不及其除喪若此蓋學力也

簡古之文

鄭維嶽曰子游譏惠子與檀弓譏公儀仲子之意同

子游諷文子立弟嫡

司寇惠子之喪惠子衛將軍文子之弟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絰麻衰以吉服布為衰也牡麻絞絰與齊衰絰同惠子廢嫡子虎而立庶子故子游特為非禮之服以譏之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彌牟文子名又辱為之服指麻衰之服敢辭辭其服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言在臣位敢辭辭其立於臣位尚未喻子游之意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子游固以請則文子覺其譏矣於是扶嫡子虎正喪主之位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簡古之文

鄭維嶽曰喪既除而猶涕洟雖無此礼然文子不忍之真哀痛之意可想見矣

簡古之文

虎既復位子游之志遂矣趨洗客位禮之正也

文子之子善於禮

將軍文子之喪即彌牟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主人文子之子也禮於除喪之後不弔而亦不受人之弔者深衣吉凶通用練服之冠不純吉亦不純凶也廟者師主所在不哭而涕哀情未忘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子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雖無此禮而為之禮舉動中節矣

子柳善居喪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子之兄具謂喪事合用器物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粥嫁之也子柳曰如

馬端臨曰兩不可字俱有章法古人泥事之文片語隻字不亂下如此

簡古之文

按莊周無死無生之說盖本諸此

竹不成用凡六句三變文法

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古謂錢為布賻布人所贈錢助喪者餘用不盡者也）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不因喪為資）請班諸兄弟之貧者（推死者所矜也）

孔子論明器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與物死者也致推致也彼已死吾又推致其死以為無知是無生之之心故曰不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彼不生吾又推致其生以為有知是不知死也故曰不智）是故竹不成用（竹器無縢緣）瓦不成味（味當作沬瓦器無光澤）木不成斲（木器不雕飾）琴瑟張而不平（張絃而不調平）竽笙備而不和（備具而不調和）

有鐘磬而無簨虡。橫曰簨直曰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神明之者非人所知也

簡古之文

喪欲速貧二句大綱後面歷歷相照

有若之言似夫子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喪失位也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與當作於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桓司馬宋向戌孫名魋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

謝枋得曰南宮敬叔反一反字包括多必載宝而朝包括又多

而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敬叔魯孟僖子子南宮閱嘗失位去魯得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定九年孔子年五十為中都宰為民作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命二子觀楚可仕與否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考實按孔子定公十年為司寇十四年去魯至

如蔡及棄在徃来陳衛累年之後或云哀公六年孔子云楚昭王知天道是時在荆然爾去失旣之年遠矣恐此記妄

縣子論哭陳莊子

簡古之文

謝枋得曰縣子亦魯之賢大夫其議論黙寓箴規有傷時意

陳莊子死（陳莊子齊大夫陳恒孫名伯）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修之問不出竟（脩脯也問遺也人臣無外交故束脩雖微不以出境）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當時大夫與國相盟會故曰交政）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出於不能已）有畏而哭之（出於不得已）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

簡古之文

鄭維嶽曰脫衰問疾蓋避忌也蟜固不脫蓋守礼也以礼自守而出詞甚正故武子亦知善之

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勢所迫也

蟜固不脫衰問疾

季武子（季孫夙）寢疾蟜固不說（脫同）齊衰而入見時人畏之入其門者皆脫齊衰

蟜固獨不脫衰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且謂之曰着衰

入大夫之門斯道將絕矣譏人之不敢也士唯公門說齊衰以正禮語之也武子曰不亦

善乎君子表微武子無以罪且謂失禮著者人皆知之脫衰為失禮之微惟汝君子之人乃能表明之也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謝枋得評士惟公門脫齊衰一句何等含蓄蟜固信有膽力武子亦無以罪孔子惟禮可以已之以此按此突出曾點一句似無謂其實

謝枋得評此篇文字意義俊長比史記國語所載此當為絕唱

簡古之文

並著二子節槩皆不附權貴者一則問疾而不脫齊衰一則臨喪而倚門以歌所謂勿視其巍巍然

晉公子重耳辭位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驪姬譖殺諸公子時重耳奔在翟）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言常在生死交代之際）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喪謂失位奔亡）時亦不可失也（時謂取國機會）孺子其圖之（勉其奔喪反國以圖襲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

鄭維嶽曰按国語云再拜不稽首不沒為後也沒貪也下不沒字尤佳比未為後句意義更深

簡古之文

按明器猶靈指夏時

仁親愛親也若利父死而爭國則非愛親天下誰能為已解說者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致君之憂慮我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他志謂求位之志君義謂惠弔之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不再與使者私言子顯以致命於穆公。子顯公子縶之字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喪礼先稽顙而後拜謂之成拜今稽顙自為父哀痛不拜者不受穆公勸故不拜其恩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無反國之意是遠利

孔子論葬具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此孔子之

用生者之器謂殷時為俑謂周時孔子獨善夏制而以用祭器為殆於用殉以為俑為殆於用人蓋明器鬼器祭器人器也劉氏略似人俑則太似人矣

謝枋得曰孟氏寇讎之論本此

善夏也明器備物而不可用在生死之間故曰知喪道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殷人用祭器從葬孔子非之用其器則近於用人殉葬矣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以泥為車束草為人神之故曰靈明器之道也孔子謂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俑則有面目機發似生人故孔子惡其不仁知末流必有以人殉者言謂不言曰者舉孔子之意不盡用其辭

子思論為舊君服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人臣仕而已者大夫已放者未待放未去者礼皆為舊君齊衰三月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

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置之死地）毋為戎首（不為寇亂之首來攻我）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謝枋得評楚鬭公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則臣無讎君之義服亦可也子思此論直欲箴天下之為君者人臣之義則當以鬭辛為正

敬姜知子賢禮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喪夫不夜哭嫌思情性也）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哭夫以禮哭子以情故夫子美之）文伯之喪敬姜據其床而不哭（上云晝夜哭此云不哭者輟哭而言也）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將以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未嘗與到公室觀其行事）

（也季氏魯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礼）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室妻）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至死乃竟其曠礼故嘆恨之）

陳太宰嚭論師有名

吳侵陳（按左傳定公四年吳闔廬入楚使召陳懷公陳懷公不至及哀公元年夫差勝越乃修先君之怨遂侵陳）斬祀殺厲（伐祠祀之木殺疫病之人）師還出竟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名言（指太宰嚭多能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老人頭半白黑）者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殺厲之師與（獨言殺厲者重人也）曰

謝枋得曰又矜而赦之師與為一句舊截之句絕非

簡古之文

謝枋得曰按左傳與此篇同而此篇之文為勝

反爾地歸爾子子謂所俘名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反地歸子其事既善師豈有無名者乎言必得善名也

杜蕢揚觶 檀弓

知悼子晉大夫荀罃卒未葬平公晉侯名彪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樂初作而金奏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燕於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三酌皆罰爵降趨而出不言而出以發平公之問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三爵必有開發吾意故不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紂以甲子日死桀以乙卯

謝枋得曰揚觶舉爵於君也礼揚作媵送也畢獻賓與君畢也特舉一爵曰杜舉自如此

日死二日謂之疾日故君不舉樂知悼子在堂其為子卯也大矣大臣死閔國家之重故曰為子卯也大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罰其不告之罪爾飲調何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褻近之臣貪於一飲一食而忘君違禮之疾故罰之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又敢與知防與知防君過失之事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盥而後舉觶致潔敬也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聞義而服欲為後世戒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言杜所舉之觶

謝枋得曰按大雜記曰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

卒哭不舉樂杜蕢深明此義故以飲曠與調最後自飲一節以越分自罪意義尤深

謚公叔文子

簡古之文　謝枋得曰文子美處多而大段俱看得过故宣父亦許其文云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喪期有時限）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生則君呼其名死為謚以代之而呼其謚）君（靈公）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饑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魯昭十二年盗殺衛侯之兄縶）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尊卑之差）以與四隣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石祁子以不佩玉兆

簡古之文　謝枋得評石祁子之見此拂之而適以成者也

簡古之文　按君子謂子路之敍勝於東鄰之牲何也誠安貧也

簡古之文　吳氏曰獻公反国遍

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浴佩玉則兆（卜者恐其不露故謂之沐浴佩玉則可得吉兆也）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孔子論生養死葬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更無餘物）盡其歡（得親歡心）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不及日月而即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

柳莊諫班邑從者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魯襄十四年奔齊二十六年復歸）及郊。將班邑

四

簡古之文

使人讓大叔文子則自入國之初而驕心已生宜其如晉而為晉所執也

胡氏曰衛衎弑逆之人必不能覲貧如此特詐以飾其逐太叔文子之非耳

於從者而後入(欲貴從者以懼居者)栁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靮馬韁也)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

獻公禭栁莊

衛有太史曰栁莊寢疾公(獻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時栁莊家先來告疾公語以若疾革雖當祭獻之時必來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及莊死公亦與尸為祀未畢故請於尸而來禭)曰有臣栁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請尸之言止此)不釋服而往(行急)遂以禭之(衣衾曰禭遂即以所服祭服為禭也)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裘縣潘二邑名)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館古之文

謝枋得曰一說則豈不得以為句以已通用言以人母嘗已巧豈不可以已也其母之母作無字言無以嘗巧則將病乎謂不然也又噫而傷嘆聚乃止義亦通

公肩假止機封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歛。下棺於槨般請以機封。般若之族也欲自出巧為機關以下棺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故事當遵公室視豐碑。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左右樹之穿中為空於空間着鹿盧鹿盧兩頭各入碑空以繂一頭繫棺緘以一頭繞鹿盧既訖人各背碑貿紼末頭聽鼓聲以斬郤行而下棺也此本天子之制而魯公室視之三家視桓楹。諸侯大夫斲之不以碑形上如大楹即碑也桓亭郵表也亭郵所立表即今橋旁表柱也諸侯兩碑兩柱為一碑而施鹿盧故鄭云四柱謂之桓也此諸侯之制而三家視之皆謂其人用此也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言欲以人母嘗巧豈不可以已母嘗巧乎倘不嘗巧則病乎言訖而又嘆之弗果從

簡古之文

按杞梁戰死其妻哭之哀城為之傾而隅為之崩及執喪畢遂赴淄水而死薛方謂曰賢哉杞梁妻也儒大夫之忠貞不是過

簡古之文

謝枋得曰此等議論

蕢尚不知禮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辟除道路以畫宮室之位而受弔 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襄三十二年齊襲莒杞植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為杞梁即殖也 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辭不受也○傳曰齊侯弔諸其室

孔子論苛政

孔子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

箴規時政皆痛切之言柳子厚捕蛇者說蓋本諸此

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簡古之文

謝枋得曰啓作丼誓左傳云夏啟有塗山之会又禹會塗山而此曰殷周作誓言其

周豊不見魯公

魯人有周豊也者哀公執贄請見之而曰不可（句法）（蓋不為臣）公曰我其已夫（不見又不敢當君之臨見）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未立法人敬信）（要）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毀滅無後）之地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

專務此非謂始作也

簡古之文

鄭維嶽曰不食嗟来當也而謝亦不食竟以死是以君子惡夫固也

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有心之固結不若無心之感孚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民必解散

齊饑者若節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饑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不欲見人輯屨力憊不能履貿貿然來目不明貌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来食閔而呼之使来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微細故也謂嗟我之言雖不敬然非大故若謝焉則可食矣

謝枋得評不食黔敖嗟来之食曾子以為微余謂此即羞悪之良心世間不可無此人者也故曰餓死之事小失節之事大婦人有之丈夫亦然

簡古之文

按周礼墓大夫云令国民族葬謂各從其

晉獻文子成室（趙武也）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字）發焉（法）（發礼往賀）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輪言高大奐言衆多）歌於斯（祭祀奏樂）哭於斯（居喪）聚國族於斯（燕聚國賓及宗族三言於斯者言於此至足勿更為也盖微諷其奢）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也（文子意見其諷已故言若得保此宅為此三事是免於刑戮以從先大夫塟於九

親是卿大夫墓地同在一處也稽首謝過受諫北面在堂礼也

論古之文

孔氏曰吳起吮一人之疽而鄰莫抗叚頡果一人之瘡而西羌平子罕哭一介夫而晉不敢伐蓋其忠实心有以服人如此

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頌美事而祝福禱祈福而免禍善頌謂張老善禱謂文子

子罕哭介夫

陽門宋國門名之介夫死介夫甲士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宋以武公諱改司空為司城子罕戴公子樂父術之後樂喜也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善其知微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扶服致力之義救助也雖微晉而已非獨晉不能伐天下其孰能當之

孔子不責原壤

簡古之文

朱子曰登木而歌惡之大者若要理会不可但已故只得且休說盡到底則深失其為親而夫子亦失其為故俱失之矣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沐修治也椁材木也）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言木文之華）執女手之卷然（言木椁之滑膩）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佯為不知）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未可以絶交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母失為親指壞母失為故夫子自謂）

簡古之文

趙文子知人

趙文子（名武）與叔譽（叔向）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設此言欲與叔向共論前人賢否）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晉襄公之傅）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専權強立）不沒其身其智

鄭維嶽曰撥管庫之士府史以下賤而難知文子於其中拔用者七十餘家匕者以為大夫也生不交利廉也死不屬子不期報也皆謂不交不屬於所舉之士

不足稱也為狐射姑所殺有不得善終是無全身之智、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舅犯與文公避難至將反國無安君之心及河授璧請亡要君以利是無愛君之仁我則隨武子乎士會食邑於隨利其君不忘其身智也謀其身不遺其友仁也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身也退然如不勝衣怯弱之貌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聲低而緩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賤職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廉絜之至

楊維楨曰文子所慕止於士會所舉止於管庫之士知人亦不出晉國之外

縣子諫暴巫尪

簡古之文

陳氏曰市陰也雨陰中之陽也徙市所以助發陰中之陽些周官皇舞女巫司意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音汪）而奚若（尫者面向天暴之覬天哀而雨之）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句）毋乃不可與（句）（尫者固疾暴之虐也）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巫主接神亦覬天哀而雨之）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句）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言迂闊甚）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天子諸侯之喪庶人憂慼無復求覓財利要有急不得不求故於邑里之內而為巷市徙常市而為巷市而為巷市也今徙市若居天子諸侯喪然規旱如喪也）

考驗

按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

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左傳與檀弓欲焚巫尫則同而文辭稍異備録之

新刋鄭孩如先生發刋大方萬文一統內外集一卷終

新刻李九我先生編纂大方萬文一統內外集卷之二

內集

典則文引

瑕丘之文最為近古傳典而艷語精而詳羽翊麟經淩轢羊梁宜深元凱之癖要非嗜痂之邕選典則文第二

典則之文

王鰲曰左氏不論尊卑之無辨而論交質

周鄭交質 隱公二年 左傳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父子俱秉周政）王貳於虢（欲分政於虢公不復專任鄭伯）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禾麥皆未熟言取者皆芟又踐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兩相疾惡）君子曰信

之不求文誠工失劑量矣

瞿景淳曰君子曰以下是左氏贊體

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山谿為澗通川為谿方池為沼小渚為沚毛草也蘋大萍蘩皤蒿薀藻聚藻皆可為菜筐方筥員皆竹器錡有足釜無足皆金器潢汙停水行潦流水可薦薄祭也於鬼神可羞進也於王公而况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蘋蘩義取不嫌於薄禮行葦義取忠厚泂酌義取雖行潦可以祭祀

揚維禎評周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其甚至於與諸侯交質鄭亦何所憚哉溫之麥洛之禾宜捆載而不顧也

典則之文

有寵句為下寵字張本暗伏禍根

姚寬曰愛之能勿勞乎斯為義方之訓石碏殺厚一節盖知此義

石碏諫寵州吁　隱公三年　左傳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齊太子名）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雖為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莊公幸妾所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謂驕奢淫泆乃邪之所自起而所以有此四者由寵祿之過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言將立為太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必緣寵而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音軫）者鮮矣（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

施仁曰自古驕子未有不禍碏言剴切可為後世之鑒

自安自重○釋言曰胗重也

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厚不聽桓公立乃老碏告老致仕

明年州吁弒桓公完石碏卒能殺州吁以復君之讎又併其子殺之故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方莊公之寵州吁也碏能諫之及州吁之簒桓公也碏又能誅之可謂社稷之臣矣

胡時化曰臧僖伯所陳皆先王之典法人君之一遊一豫其可輕也哉

前疊用三謂之字此疊用三個

臧僖伯諫觀魚 左傳

春公將如棠地也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田獵之物不足以講大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其材物之皮革齒牙之屬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則不為是舉動蓋以軍國祀戎為重以遊觀宴樂為輕也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謀事以度軌量謂之軌講習大事以準度軌法而後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取鳥獸之材以章明物采而後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為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趣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謂蒐索禽獸之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各因農事之間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

而字文法錯落可誦

胡安國曰隱公慢弃國政遠事逸遊僖伯之忠言不見納亦已矣又從而為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僖伯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

（振旅治兵禮畢整旅而還）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昭文章。（車服旌旗）明貴賤。（貴者洗發）辨等列。（等第行列）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入則在後）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不足以供祭者）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不足以飾器者）則君不射（親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言取此雜物以資器備是小臣有司之職非諸侯所親之備而觀之）公曰。吾將畧地焉。（托詞巡行）（欲）遂往陳魚而觀之。（大設捕魚）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矢亦陳也）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棠去魯遠○及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

焦竑評篇末收掉有游魚出水之趣盖以文為戲者

典則之文

張之象曰鄭莊公此舉看他命許叔数語自是氣度從容左氏謂其有禮不為無見

莊公戒飭守臣　隱公十一年　左傳

鄭伯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鄭莊公不敢自取許國故使許莊公之弟許叔居許東鄙又使其大夫百里奉之）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快也）於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父兄同姓之臣不能共給而億安之）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弟共叔段）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於四方（使寄食於他方謂元年太叔段出奔共也）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獲鄭大夫公孫獲）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加禮於許而悔過）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無寧寧也言異世復奉許

趙伯循曰諸侯無王命入人之國罪已大矣又使大夫守之不容誅矣左氏以為有禮是長亂僭也此二禮字接上禮來

之社稷者寧非此許公乎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復國之後鄭有所請求於許如舊昏媾如舊日姻戚其能降以相從也爾許國必能降心以從今日之約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而汝也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新邑謂河南新鄭也舊鄭在京兆莊公之父武公始遷邑於河南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言當復大公孫獲不可久居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

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刑法也言許亂無刑政故鄭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言待我死則亟去之是不為後人之所累可謂知禮矣◎

吳幼清曰欲得許地者鄭之本謀遂破許國者鄭之專功特以借齊魯兵力以同伐齊以國大爵尊為主兵既入許鄭莊陽不有其功而讓於齊齊侯以克許非已功而不敢受乃以讓魯魯以克許非已功而不敢受乃以與鄭鄭即受之而不辭竟得遂其貪土地之志書入許不書滅許者許君既奔他國

鄭雖專有其地而使許君之弟奉其宗廟不絕其祀也入者亡國之善辭何善也以為猶愈書取其土地而并絕其宗祀者爾

鼎之文

凌稚隆曰昭德塞違一篇綱領清廟以下詳言昭德之實

呂祖謙曰桓公親為弒逆而不懼豈懼取亂人之一鼎乎羽父為桓公畫

臧哀伯諫納郜鼎 桓公二年 左傳

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宋華督弒殤公以前所取郜之鼎行賂魯桓公受之）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邪）以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以茅飾屋）大路（祀天車）越席（結草為之）大羹不致（和五味）粢食不鑿。（石春八斗）昭其儉也。袞冕黻珽。（袞衣九章冕冠也黻蔽膝也珽玉笏也）帶裳幅舄。（帶韋帶裳下衣幅束其脛所謂行縢舄複履也）衡紞紘綖。（衡維冠者紞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而上者綖冠上覆者）昭其度也。藻率鞞鞛。（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玉也佩刀之削上飾曰鞞下飾曰鞛）鞶厲游纓。（鞶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末垂者纓馬之飾）昭其數也。火龍黼黻。（上衣下裳之飾）昭其文也。五色比象。（車服械器之色）

弒逆之誅哀伯為桓公畫守成之策正名定罪不當置哀伯于羽父之下

按僖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桓納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故曰有後於魯

收掉向與上應終不離德字違字

象天地四方示器不虛設昭其物也。錫鸞和鈴。四者皆鈴之類錫在馬頷衡在鑣和在衡鈴在旂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晝日月星於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謂上下尊卑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不可者一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不可者二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不可者三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illegible]之文

黃震曰。季梁能識兵勢。而其言深遠合道。可謂賢臣。使隨能始終用其言。不為少師所誤。其能遂滅于楚哉。

季梁勸脩政　左傳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楚又先求成於隨）軍於瑕以待之。（隨地）隨人使少師董成。（主其事）王毀軍而納少師。（藏其軍器）（示弱）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弱）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有道）（淫虐）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祝官史官不虛美君）信也。今民餒（飢）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詐稱功德以欺鬼神）臣不知其可也。（可以敵大）公曰。吾牲牷肥腯。（牷純色完全。腯亦肥也）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牲廣大）謂民力之普

茅坤曰疊下數箇謂字作波瀾

焦竑曰所謂馨香句總收上文血脉故務其三時以下再申前意總之不離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一句大旨

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謂民力完則六畜大而無疥癬脩而無闕失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有嘉善愼慄之德以將其美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典則之文

孫應鰲曰一節照應一節句句典實未出審獄一段似出別調仍歸本格所以為佳

楊文熙曰兵詭道也不詐不足以取勝長

曹劌敗齊師　莊公十年　左傳

莊公十年齊師伐我（以魯納子糾故）公將戰曹劌請見（曹劌魯人請見莊公）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在位者自能謀之）又何閒焉（曹劌不必與其謀）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遂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祝史正辭不敢矯舉以祭）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必盡己之情）對曰忠之屬也（忠之一端）可以一戰（上思利民則民思報上）戰則請從公與之乘（與曹劌共乘兵車）戰于長勺公將鼓之（轍跡紛亂）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

巧之戲劌功可少乎哉

若詐奔則轍迹旌旗必整今轍乱旗倒知其非詐故逐而克之

師敗績。公將馳之。逐齊兵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齊師三鼓勇氣已竭我師初鼓勇氣方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伏恐先有兵詐敗而誘我吾視其轍亂。轍跡紛亂望其旗靡。旗旆頹靡故逐之。

胡安國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辭。而疆埸則有守禦之備。至于善陣。德已衰矣。而况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

典則之文

穆文熙曰敬仲一羈旅臣耳而齊遽欲卿之必有过人者乃其亂位数語又確而恭完豈尋常人物哉

敬仲辭卿 莊公十二年 左傳

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完字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擔息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以死自誓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恐取譏責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按呂東萊云辭一卿之秩而開一世之基

辭一夕之宴而淂数百年之利深矣哉敬仲托其子孫於齊也然余謂敬仲二事本合于理非深於欲托子孫者未可爲訾

典則之文

閔如霽曰人君當畏天變此篇得之

其後御說繼閔公而立是爲桓公

臧文仲善宋辭 莊公十一年 左傳

莊公十一年。宋大水。公（魯莊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敢拜謝文君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浡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言懼謂罪己名禮謂稱孤）其庶乎。（庶幾于興）旣而聞之曰。公孫子御說之辭也。（後來方聞知是御說代宋公答魯使者）臧孫達曰。（即臧文仲）是宜爲君。（御說明年爲君之後臧孫方聞之故曰御說宜乎得爲宋君也）有恤民之心。

王鳳洲評天災時行國家代有故雖以堯湯之聖而

水旱不免也然要之人君不可無儆懼之心耳此特宋大水魯吊之穆然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灾斯言也何其凛凛而儆懼乎以此為訓而後乃有倡為天変不足畏之說以欺其君者

管仲請救邢 閔公元年 左傳

照應之文 李燾曰說者謂邢被伐踰年齊方往救罪其緩也然邢幾亡而復存者管仲請救之功不少矣

狄人伐邢邢姬姓國周公之後去年冬為狄所伐管敬仲言於齊後侯曰管敬仲即管仲齊侯齊桓公也戎狄豺狼戎狄之性如豺狼然不可厭也不可使之厭足諸夏親暱諸夏謂中國也暱近也指桓邢而言不可棄也不可使弃而不可救宴安酖毒酖鳥名以羽畫酒能殺人言宴安之禍其毒如之不可懷也縱戎狄而棄諸夏者皆由怀於宴安詩云小雅出車豈不懷歸將帥出征者豈不怀歸家之念畏此簡書然所畏者簡策之命也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言同惡相恤一語乃當時簡書所載之言蓋戎狄亂華人所同惡為中國者當相救恤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從管仲之言

李氏燾又曰按之於經莊三十一年冬書狄伐邢此

年正月書救邢則桓公之救未可罪其
為緩也且救邢之初齊獨出師其將既
卑其兵又少既而狄又入衛其勢益張
齊恐其乘勝遂滅邢也於是帥諸侯兵
共救之邢之濵亡而復存者齊不可謂
無功也

典則之文

焦竑曰輔車脣齒之譬至矣不聽乃謂同宗不害滅虢何愛于虞雖至愚亦必知警矣不聽乃謂事神豈緊讀至此真可博一笑

宮之奇諫假道 僖公五年 左傳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外護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晉心不厭不可開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先是晉獻公嘗用荀息之謀以璧馬假道滅下陽諺所謂輔車相依輔頰也車牙車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穆生昭故太王之子為昭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昭生穆故王季之子為穆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言虞之親能勝於桓莊乎而晉乃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桓叔莊伯之族皆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偪盡殺之親以寵

李廷機曰句句不離德字解其神必據我之惑俱是的確議論

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必不使滅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非以黍稷為馨香惟以明德為馨香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民不易物以祭而神有享有不享者盖惟以德為儀物也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言虞之鬼神豈不享其祭而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不及臘祭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言晉之成虞只在此一舉虞當隨虢而俱亡不必再舉兵也

典則之文

孫應鰲曰天子優臣諸侯謹禮使者從容將命俱可見之

襄王賜齊桓胙 僖公九年 左傳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宰孔周公也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賜之胙胙肉蓋尊之比於二王後曰。天子有事于文武。行祀事于文王武王使孔賜伯舅胙。桓公九命作伯故以伯舅稱之齊侯將下拜。將下階而拜謝孔曰。且有後命。天子猶有後命如下文所云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以公年老之故使我加問勞且進一等不令下階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君尊如天其威嚴常在顏面之前八尺曰咫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恐失禮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王世貞評齊桓有尊周之勳天子嘉之故賜之胙且

令無下拜示優典也齊桓謙抑承之曰天威不違顏咫尺遂下拜登受君子謂桓公於是乎有禮禮者君臣上下毫忽不容踰越也

典則之文

按仲以有國高在竟受下卿之禮上不抗君中不倍位下不踰禮可謂三善矣今頼上東猶有夷吾廟在

襄王饗管仲上卿　僖公十二年　左傳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平和也前年晉救周伐戎故戎與周晉不和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管仲言國子高子乃天子所命為齊之守臣皆上卿也若節春秋設若當春朝秋覲之時節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諸侯王臣也故諸侯之臣自稱陪臣王曰舅氏齊侯為伯舅其臣為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我嘉女勳報女德篤厚而不忘也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國高位在其上詩曰。大雅旱麓愷悌君子。言君子有樂易之德神所勞矣。

宜為神所勞
來故世祀也
考實初惠王寵子帯欲廢太子鄭而立之齊桓公定
其位是為襄王于是子帯恨不得立遂召戎伐
周故前年晉救周伐戎此則桓公使管仲隰朋
平戎于王也

茅坤曰苞茅不入為罪甚細而昭王不反又與楚無與齊人失問所以反為所屈若以楚之憑陵中夏僭

（典則之文）

楚使反詰齊師　僖公四年　左傳

四年春齊侯（桓公）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成王）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牛走順風馬走逆風兩不相及楚是以云）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所踐之境）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禹貢荊州貢菁茅包束也以酒灌之為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南巡以膠舟溺于漢）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

稱王號責之必無辭矣至于以兵勢脅楚尤為失策屈完所對不當有愧心乎

真德秀曰屈完之對總數語耳皆足以折服齊侯之心善於辭令者

問諸水濱（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師進次於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覘強弱）師退次於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共載）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加惠於楚以求福於神）辱收寡君（不以同好爲辱）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典則之文

汪道昆曰既以小人必報之言恐之又以君子引過之言動之善說詞之無踰于此

汪道昆曰貳而執之以下則陰飴甥自致

陰飴甥復惠公於秦 僖公十五年 左傳

秦伯(穆公)伐晉戰于韓原(以背施閉糴故)秦獲晉侯(惠公)以歸(在秦三月而許之平)晉陰飴甥(即呂甥食采於陰)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不以治甲兵為难)以立圉也(立太子圉為君)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一觧)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二觧)小人曰我毒秦(三施不報)秦豈歸君(三觧)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謂還惠公)秦可

之言摇其委曲故秦伯為之動曰是吾心也

以霸納而不定言初納之而今執之廢而不立因遂廢之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晉侯歸

典則之文

董份曰恃命一言詞氣正大孝公豈能上倍其君遠違其祖

展喜卻齊師 僖公二十六年 左傳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迎勞齊師）使受命於展禽（受犒師之辭命即柳下惠）齊侯未入境（魯境）展喜從之（往從齊侯而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臨）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不敢斥尊）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如當作而居室而資粮懸盡）野無青草（蔬食之物）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掌）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有不和協者則會盟以謀之）彌縫其（諸侯闕失）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昭明太公夾輔之舊職）及君即位諸

焦竑曰既以大義感之又以盡職歆之人未有不從之者可謂有辭

侯之望（有望於齊）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用此舊盟故不敢聚衆保守）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太公桓公）廢職（魯人皆曰孝公豈其嗣位方及九年而肯棄先王之命廢太公之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貫之文

孫應鼇曰布經陳猷施舍有序然晉文之欲速亟功于是見之

文公教民 僖公二十七年 左傳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伐原退一舍以示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貨物相資易者不求過本價明徵其辭契券要約皆分明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恭敬之心未生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大蒐于被廬以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也新設此官以辨群臣之等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明年楚子使申叔去穀釋宋圍又使子王去宋一戰而霸明年與楚戰於城濮楚敗晉遂伯諸侯文之教也

王世貞評按尼父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晉侯欲用其民而子犯首教之以信終教之以禮于是一用而出穀戍釋宋圍伯烈遂從此成焉教民之功用大矣哉

盟誓之文

李兆珝曰甯武子之仕衛納槖饘薄醫酖盟宛濮夫子稱其愚不可及信然哉

宛濮之盟 僖公二十八年　左傳

晉人復衛侯以衛叔武受盟於踐土故聽其歸也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衛侯欲與楚國人皆不欲故不和協以及此憂也故有出君之禍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養牛之牧養馬之圉不協之故恐居者行者不相和協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欲乞爾神誘掖衛人中心之天理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無恃勞力居者無懼其罪無恐得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無二心

王世貞評按武子當國家多難之際而忠貞不二以

衛其君倘所謂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者乎事之既濟則又與衛人盟曰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既又曰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斯言出而國人之心定矣亦可想見武子之不自有其功也哉

典則之文

吳鳥曰動人處不消幾語如鄭亡子亦有不利焉一句自能得武心服

燭之武退秦師　僖公三十年　左傳

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鄭大夫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縣城而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秦在西鄭在東晉居其間設使得鄭以為秦鄙尚隔越晉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陪益也鄰謂晉也言秦雖得鄭必為晉所有鄰之厚。君之薄也。秦地亦必見削于晉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

揚維禎曰述許君焦瑕正見晉不可與同事秦安得不戍鄭

行李小行人也李本作理李理古字通用共其困乏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納惠公許君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而夕設版焉一濟河而歸隨設版築以拒秦言背秦之速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言晉必滅秦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

余有丁曰此篇凡两段先段引周禮誓命

季文子逐莒僕 文十八年 左傳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公。宣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必以邑授僕）季文子使司寇出（逐出境外）諸竟。曰。今日必達。（必達莒僕於境外）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文子名）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罔敢失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五倫之法也順此為吉德逆此為凶德）德以處事。（德之凶吉所以制事之是非）事以度功。（事之是非）

以明莒僕之不可不去後段引示愷四凶以明莒僕之不可不誅

許應元曰逆下數節則字文法凡三變所謂隙地藏春有許多生意在内

（所以量功之成否）功以食民（以功之成否為養之厚薄）作誓命曰毀則為賊（壞法者為賊害）掩賊為藏（匿賊者為藏隱）竊賄為盜盜器為姦（盜國用則為奸慝）主藏之名（以掩賊為名）賴姦之用（用奸器）為大凶德有常（常刑）無赦在九刑（周刑書）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無二可法）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法）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域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居也）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八人皆其苗裔）蒼舒隤敳檮戭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和也）高辛氏

王維禎曰舉八愷而獨言禹之主后土舉八元而獨䝉之布五教皆舉大以見其餘古人文字正不如此拘拘

有才子八人（八人亦其苗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書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亦[illegible]也）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閨門內平外而君臣朋友亦成）昔帝鴻氏（黃帝）有不才子。掩義（掩蔽義士）隱賊（隱庇盜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類之醜物之惡與夫心之頑口之嚚此皆人之不可友者不才子與之親密）天下之民謂之渾敦（不開通之貌此驩兜也）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安於譖毀用其回邪行人之讒言求人之隱慝以誣）

王偉曰四凶在堯時罪惡未著非堯不能去也然克方以宣公比堯以行父比舜故言堯不能去者若曰宣公不能去莒僕須賢臣而除之耳

倪思曰將此一句截

周盛德之上 天下之民謂之窮奇。共行窮其好奇 此共工也 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善言也 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即怠棄之意 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頑凶無儔匹之貌 此共工也 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足也 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貪財為饕貪食為餮 此三凶也 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東西南北夷裔之地 以禦螭魅螭山神獸形魅老精怪物也皆為人害故使四凶當之 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

任復己虛書求質証他方說行父身上去出驟不凡無纖毫慘漏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此舉八元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此舉八愷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此去四凶之功）舜有大功二十。（即舉十六相去四凶）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真德秀評行父歷数莒僕之罪當矣而不知襄仲之惡近在目前而不能正反與之先後如齊以求昏與會焉是陷身於盜賊之黨而不知也且其言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如襄仲者其有禮乎其無

禮乎梟鏡在前而不知逐顧區區以去烏雀為能而曰此舜功二十之一也豈不可哂哉

典則之文

穆文熙曰在德不在鼎一言而周鼎重於萬鈞

又曰成王定鼎以下

王孫滿對楚子 宣公三年 左傳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耀兵也）兵於周疆（示威以恊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禹之九鼎三代相傳以為寶楚之問蓋欲奪之周也）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圖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鑄金為鼎而著遠方物形于上）百物而為之備（見其形而預為之備）使民知神姦（盡知鬼神如邪情狀）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不遇不順之物）螭魅罔兩（山川神恠）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民無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不可迁）其姦回昏亂

見天祚明德有所底止也皆所以折不臣之心

雖大輕也（可移）天祚明德有所底止（自有極至之時）成王定鼎于郟鄏（今河南地）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典則之文

孫文煕曰吾於莊王之許鄭平而知楚之所以伯也夫叛而討之服而舍之威德兼著即三代之師曷以加此若晉師救鄭輕挑強楚激成必戰以致敗績也

鄭伯行成於楚 宣公十二年 左傳

楚子莊王圍鄭以貳于晉克之鄭伯襄公肉袒牽羊以逆示執臣僕之禮曰孤不天不為天所祐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割截鄭地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楚鄭世有盟誓徼福於厲宣桓武求福於鄭四君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使鄭得改圖而事楚君夷於九縣楚曾滅九國以為縣令今鄭願比之九縣滅息滅鄧滅弦滅黃滅夔滅江滅六滅蓼滅庸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

又天所以成楚也與

幾乎豈可冀幸而取其國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

典則之文

姚寬曰伯宗一章不但諳於事勢抑且精於理道人雖暴戾恣睢讀之亦當氣平

解揚不辱命　宣公十五年　左傳

楚子（莊王）圍宋（殺申舟故）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景公）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隨時而川澤納汙山藪藏疾）（雖毒螫之物皆藏之）瑾瑜匿瑕（瑾瑜雖皆美玉而不無瑕疵處）國君含垢（為國君者亦有含忍垢恥之時）天之道也君其待之（姑待楚衰）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虛言以懼楚慰宋）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使告於宋言晉不來救）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樓車車之有樓櫓而可以望遠者使解揚登之）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

楊維禎曰解揚致命可謂能權其義信數語尤是聳動人心楚子不殺厥有見哉

穢濬曰解揚知大義故亦不可辱君命

其君命。解揚乃致晉君之命云晉師悉起將至矣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汝有罪當刑可速就之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義者不行兩信信無二命信者不受兩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音隕寧可被殺而不可霣墜君之命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蓋欲成其君命也不許則被殺而不能致其君命矣死而成命已成其君命而後死臣之祿也爲臣而不辱君命可謂能保其祿矣寡君有信臣晉君制命而我以信守之下臣獲考我承君命而獲成其命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典則之文

邵寶曰首段辨其必以蕭同叔子為質之非而以非德類罪之

邵寶曰次段辨其使

齊國佐不辱命　成公二年　　左傳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齊國佐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若論齊晉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治天下先王以孝）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不以孝德賜同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種物各從土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

齊封內盡東其畝之非而以非先王之命罪之
卲寳曰此段言晉實有闕無害於諸侯而以布政不優罪之
卲寳曰末段言其必戰詞婉而貫勁

東其畝或南或東皆順其地勢之自然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便于伐齊無顧土宜不顧齊人土地之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和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若不見許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述齊侯言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不敢抗言戰畏君之震威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

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燼火餘木也喻敗兵之餘背城借一背齊城下復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言齊幸而完全之時尚且從晉命以必戰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况今不幸而將敗亡敢不戰乎示必死戰唯待晉命耳

典則之文

章坤曰共王四問而知罃四荅不亢不隨能重本國而不失辭好者君子取之曰誰敢怨曰誰敢德曰不知所報曰所以報也一篇血脉自相綰爲渾然而成

晉知罃不知所報 成公三年　左傳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邲之戰楚獲晉知罃晉射殺楚襄老因穀臣至是歸于楚以易知罃）於是荀首（知罃之父）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囚也）馘（割左耳）執事不以釁鼓（以血塗鼓）使歸即（就也）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緩也）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系也）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言二國本不為已）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

鄭維嶽曰此段凡三轉折詞氣從容慷慨至竭力致死無有二心句其嚴毅大節千古猶覺凜然

然必報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即荀首稱於異國君曰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繼祖宗職位）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遇楚將帥）其弗敢違（避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典則之文

唐順之曰韓厥數語可為後世恤動庸者龜鑑而成季之勳至其惧矣十七字語尤痛切

韓厥請立趙孤 成公八年 左傳

晉趙莊姬為趙嬰章法之亡故五年趙嬰通於莊姬原屏放諸齊譖之於晉侯景公曰原屏將為亂言趙同趙括將為亂欒郤為徵二子證其作亂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武趙朔之子莊姬所生莊姬晉成公之女故趙武從之養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祁奚晉大夫景公以趙氏之田與之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趙衰也保護文公宣孟之忠趙盾扶翊靈成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主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邪僻之君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康誥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王世貞評初趙朔早死莊姬寡居趙嬰通之原屏怒

其弟遂放之齊案趙同食邑於原趙括食
邑於屏故莊姬譖二子止稱原屏焉此篇
自以其田與祁奚以上則叙趙孤所以長
養的來因自韓厥言於晉侯以下則叙趙
孤所以得立的來因也

楊維禎曰自曰昔以下皆呂相述晉侯之意

貴則之文

呂相絕秦 成公十三年 左傳

晉侯使呂相絕秦 秦晉盟于令狐秦桓公歸而叛盟故晉厲公使呂相數其罪而絕之 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 獻公以女伯姬嫁秦穆公 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 避驪姬也 無祿 晉無福祿 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 秦納惠公 又不能大勳而為韓之師 秦伐晉獲惠公于韓 亦悔于厥心 尋以呂甥之言歸之 用集我文公 納重耳 是穆之成也 穆公成安晉之功 文公躬擐甲冑 草行曰跋 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 鄭人侵秦 我文公帥諸侯

林之奇曰晉自以鄭貳于楚而與秦圍之鄭實未嘗侵秦也亦皆文致之辭

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燭之武言于秦伯與盟不敢斥言故云秦大夫）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怒其擅盟）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功○秦在西○）無禄文公即世穆爲不弔（穆公不見弔傷字法）蔑死我君寡我襄公（弱也欺襄公之弱）迭侵我殽地奸絶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滑國都於費秦襲鄭無功乃滅滑而還）散離我兄弟（滑晉同姓）撓亂我同盟（謂鄭）傾覆我國家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晉敗秦于殽）猶願赦罪（求解于秦）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使鬭克歸楚求成）天誘其衷成王隕命（商臣弒之）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文六年秦穆晉襄皆卒）康（秦）靈（晉）即位康公

吳寬曰雍之來晉實召之以此罪秦其誣甚矣

正義曰以上有報之師令狐之役河曲之戰輔氏之聚不用重文古人為文亦有法耳

我之自出（晉外甥）又欲闕翦我公室（納公子雍）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謂秦納雍猶虫之食禾稼）我是以有令狐之役（晉敗秦于令狐）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河曲涑川王官羈馬皆晉地）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秦桓公立）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不肯惠然共盟）利吾有狄難（晉滅赤狄時）入我河縣焚我箕郜（河箕郜晉三邑）芟夷我農功虔劉（皆殺也）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晉聚眾拒秦于輔氏）君亦悔禍之延（久長）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

此不穀乃楚共王告晉自稱言我見秦之無成德是用宣布秦人之言于晉以儆戒執德不一之人

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晉厲公立與秦桓公將會于令狐秦伯不肯涉河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郤犨盟秦伯于河西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秦伯歸即背成白狄及君同州狄與秦俱在雍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使君有二心于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雖應秦命心實憎其無信是用告我以秦之二心來告晉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穆康共楚三王成莊穆曰余雖與晉出入猶往來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此上述楚共王來告之辭諸侯

備聞此言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率以聽命惟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丘

濬評　權詐相傾秦晉故智本無專直但此文旁引曲証錯落縱橫如萬馬馳驅而不失銜勒三軍決驟而各中律紀一開一闔乍放乍收亦文之最奇者

典則之文

鄭維嶽曰此與里革成公之對異語同心而此又開豁切至

唐順之曰按師曠此段議論足以徵懼君心與孟子紂為獨夫君為寇讐同意

舒雅曰前連下數箇

師曠論衛人出君 襄公十四年 左傳

師曠侍于晉侯（師曠晉樂太師子野）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獻公為孫林父甯殖所逐）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宗子之副）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

如字文法此連下数箇有字文法

茅坤曰天之愛民数語極精當且照應前立君之意丁寧詳悉煩而不殺此師曠所以為能盡言也

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宣揚)之過則匡(正)之患則救之失則革(更)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察其得失)史為書(君舉則書)瞽為詩(詩以風刺)工(樂工)誦箴諫(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規正其君)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誹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以喻政事)故夏書曰遒人(行人之官)以木鐸徇于路(徇於路求歌謠之言)官師相規(大夫自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所謂獻藝)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有遒人徇路之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典則之文

穆文熙曰君子為國惜才不求人知皆祁奚之類叔向知人所以終免於禍

鯀殛用五字為句伊尹用十二字為句管

祁奚請免叔向　襄公二十一年　左傳

欒盈出奔楚盈母欒祁與老州賓懼盈之討愬於父范宣子曰盈將為亂宣子逐之宣子殺羊舌虎坐盈之黨也及箕遺等凡十人囚叔向向虎之弟故并囚之於是祁奚老矣是時祁奚已告老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有謀謨而少過失則聖有謨勳之謂惠訓不倦者惠訓其民而無厭倦則惠我無疆之謂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此固家社稷所賴以安固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弟故遂及其兄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不以父罪及其子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不以小怨妨大德管蔡為戮周公右王兄弟罪不相及

(句法)(章法)

蔡用八字為句長短錯綜句法亦異

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奈何以叔虎之罪戮及其兄以棄社稷臣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平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見共爲國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明非為巳

茅坤評結構兩語形寫一時氣象千古如見

又評此篇文字當與韓厥請立趙孤參看皆閑係世教文字詞亦老蒼

典則之文

真德秀曰此古人遍書之始看他口氣全似聖賢

董份曰此二句一篇綱領下文歷提賄字令名字正中此意

孫文熙曰既以家壞恐之又以令名歆之

子産告范宣子輕幣 襄公二十四年 左傳

范宣子（晋士匄）爲政諸侯之幣重（朝聘之幣增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晋子産寓書於子西以告范宣子曰子爲晋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真好口氣）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賴其賄而私用之）則晋國貳諸侯貳則晋國壞晋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沒沒不悟而滅）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須令名以遠聞）德國家之基也（國家須德以立）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

能不令人心悅 焦竑曰生我浚我之論関係世敎真仁人之言哉

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忠恕存心而自明其德則是以遠至邇安母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母寧寧也言寧可使人謂子實能生養我不可使人謂子反剝我以自養象有齒以焚斃也其身賄也以其有賄故斃宣子說乃輕幣

七

典則之文

董份曰此篇文字最奇古俱是以行文代叙事

施仁曰晏子數語可為處變從君之斷案

陸深曰晏子不避君難忠矣故

晏嬰不死君難 襄公二十五年 左傳

崔武子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 棠公死崔杼往弔見其妻美而取之 為君 莊公通焉崔子弒之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 而死 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 言己與衆臣無異非獨我之君何為獨死 曰 去國 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 不得罪於君何為而逃亡 曰歸乎曰君死安歸 臣以君為天君死將安歸 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 祿養也 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非所親愛者誰敢當其禍 且人 衆人 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 將用何所歸趣 門啓而入枕尸

以崔子之大惡猶知舍晏子以從民望

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俟崔子開門而入以公尸枕己股而哭之既哭而起踊躍三度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太史書曰崔杼弒齊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新刻李九我先生編纂大方萬文一統內外集二卷終

新刻李九我先生編纂大方萬文一統内外集卷之三

賜進士及第出身禮部右侍郎九我李廷機　編纂
賜進士及第出身内閣大學士瑤泉申時行　勘閱
賜進士及第出身禮部左侍郎養淳朱國祚　校刊
閩建邑書林文台余象斗　繡梓

内集

典則之文

耿廷禧曰吳子使札来聘公穀以為賢刻胡張三子則以為貶盖謂書法無異于闘

季札論樂 襄公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来聘始通魯。請觀于周樂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王化之基猶未也以有紂未盡善。。。。然勤而不怨矣文王憂勤政事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

越板西乞術故深求其過以論之耳季札讓國之事誠未易論但观此論樂與論諸國大夫賢乎不賢乎豈其聽于考古昧于從時明于責人暗于治己乎昔人看春秋有且將胡文定說為正若蘇子由教之只

亂懿公處亡民猶秉義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黍離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先王遺風故不懼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政事煩瑣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弘大之聲大風也哉大國之風太公封齊為東海表式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遺流言之變而居東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起自西戎至秦仲始用諸夏之樂夫能夏則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襄公至周東遷盡取西周之地故云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中庸之聲大而婉險而易行險當作儉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惜其國小無明君為之歌唐曰思深

讀左傳亦未分曉此之謂也

王世貞曰札听樂而辨六国之興衰幾不知吴之將亡而默然無一救乎彼不欲以其身徇鴟夷也

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 晉本唐国故有堯遺風 不然何憂之遠也 憂深思遠聲發于情 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 淫聲放蕩無復顧忌 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 季子聞歌鄶曹之風不復譏論以其微也 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 思文武之德無反叛之心 怨而不言 怨商紂之政能忍而不言 其周德之衰乎 小也 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非周德之小以有紂餘俗故未大 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 和樂声 曲而有直體 其聲委曲而有正直之體 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 謙退也 遠而不攜 貳 遷而不淫 過蕩 復而不厭 日新 哀而不愁 知命 樂而不荒 自節 用而不匱 弘大 廣而不宣 自顯 施而不費取而不貪

此段十四句連用而字詞語翩翩卓然可采

處而不底(守之以道)行而不流(制之以義)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克諧)守有序(無相奪倫)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恨不及已致太平)見舞大武(武王樂)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湯樂)者曰聖人之弘(聖德弘大)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雖于處变)見舞大夏(禹樂)者曰美哉勤而不德(不自矜)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與前觀樂字相應)若有他樂吾不敢請也

典則之文

吳郎曰威儀之論明正通達渾是有道之言

北宮文子論威儀 襄公三十年

衛侯在楚衛襄公朝楚未歸北宮文子見令尹圍即王子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行步不常必有他志雖獲其志篡國之志不能終不善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慎敬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取法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美名垂世永遠無窮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

陳仁祖曰只把文王作個証佐而語𠃍根切真有識者譚論

戢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副而明不可選數也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攝佐也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惟在則象上天紂因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降音杭三句不降退循教而伏伐因壘而降故云再駕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

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後圍弑共王而立是為靈王

（典則之文）陸深曰辭凡而詰咎無過峻以激人之怒亦善辭者非子産亦稍他不倒

子産壞晉館垣 襄公三十一年 左傳

子産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産使盡壞其館之垣（所居館舍之垣墻）而納車馬焉士文伯（即士匄）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斥多也）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音汗弘）（里門曰閈衡門曰閎）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令客使不以盜爲憂）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音善）完葺墻以待賓客若是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匄文伯名請問毀垣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誅責需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隨時來朝會）

康海曰壞垣之故只此數語盡之僑聞以下一段正是破其為盟主之說

逢執事之不間（無暇）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見君而獻）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闕門曰觀築土曰臺有屋曰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館舍如晉君之寢室）庫廐繕修（館中藏幣之庫養馬之廐莫不修葺）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治險陽）圬人以時塓（覓）館宮室（塗黝墍）諸侯賓至甸設庭燎（甸人設照庭大燭）僕人巡宮（行夜）車馬有所（有所安處）賓從有代（賓之僕從有人代役）巾車脂轄（主車之官以脂塗客之車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視客之所爲以供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陳其

李應禎曰義正而不阿辭強而不激且有一段溫雅處婉婉動德

物（以待賓）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有廢缺則巡察）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如歸私家）無寧菑患（無寧寧也待賓如此寧復有災患乎）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晉離宮）而諸侯舍於隸人（舍如隸人之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水潦無時）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信如子産所言）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音盈受）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

陸深曰君子之謝過也以質趙文子有焉其人品較高士句一等

伯有加禮禮有加敬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輯睦則民知協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懌悅懌則民安定其知之矣詩人知辭有益

典則之文

董份曰此與子路使子羔為費宰相似

王世貞曰此文極佳全借譬喻以曉事理操刀使割一喻也棟折榱崩二喻也製錦三喻也田獵射御四喻也子皮說其言又以衣服附身喻之各

子產論尹何為邑　襄公三十二年　左傳

子皮名罕虎欲使尹何為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謹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兩夫字皆指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子產處其下恐為所壓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裁也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

彷彿人但知左氏之齊整而誰知左氏之奇宕

王維楨曰此見子産之所以得政全篇又以主腦在此

貫則能獲禽也（貫習）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謂小而近）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謂大而遠）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前日之言）子為鄭國吾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以知不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産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敢使家事皆從我）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雖不敢預其家事於心有所不安亦將以實告）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産是以能為鄭國

典則之文

何孟春曰首論先王民知有辟以下又總繳前論先王叔世者而益明之

晉叔向鑄刑書　昭公六年　左傳

鄭人鑄刑書（鑄於鼎以為國之常法）叔向使詒子產書（詒遺也）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也準度子產以為己法）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昔先王尚德不尚刑臨事制刑）不為刑辟（不豫設法）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下言施于民）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下言責於己）以忠聳之以行敎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王公也）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知其不敢越法以謙罪曲法以施恩）則不忌於上（權移

馬端臨曰政寬則糾之以刑蓋子產救世本意漢法不競崔寔作論意亦如此

（於法故不畏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難以治）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今吾子相鄭國（襄三十年）作封洫（封田有洫）立謗政（昭四年作立賦）制參辟（用三代之亂法）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引証尚德不尚刑）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言詩喻以德與信不以刑也）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以刑書於徵）錐刀之末（惟小事）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蕃盛）賄賂並行（賄以求罪）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法數改）其此之謂乎

子產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亡大惠

典則之文

王世貞曰宣王號中興賢主而乃不籍千畝料民太原而事癈政駭人索然寡味周道於是寖衰矣

許国曰仲山氏果以

宣王料民太原　　左氏外傳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敗于姜戎乃料民于太原料數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協合也無父曰孤終死也合其名籍以登于王司商協名姓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名姓司徒協旅司徒掌合師旅之衆司寇協姦司寇刑官也掌合姦民以知死刑之數牧協職周禮牧人掌牧養犧牲合其物色之數工協革工百工之官革更也更制度者合其數也場協入場人掌場圃委積之珍物色之數廩協出廩人掌九穀出用之數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以事事謂因藉田與民狩以簡知其數也王治農于籍籍籍於千畝田也蒐音搜于

戕有所惱不待料而具而料之者政之罷也姑云而已矣又何以示少惡事為哉況為大妄以委乎後嗣而以是徵幽之廢滅則是幽之悖乱不足以取滅而料民以禍之也誣甚也已

農隙春田曰蒐蒐擇也禽獸懷姙未著秋乃取之也農隙仲春既耕之後隙間耨穫音九亦於籍言王亦至於藉考課之獮音先於既烝秋田曰獮獮殺也順時始殺也烝升也月令孟秋乃升穀天子嘗新既升謂仲秋也狩於畢時冬田曰狩圍守而取之畢時時務畢也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習簡習也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言王不謂其衆少而大料数之是臨示以寡弱又厭惡政事不能修也政示少諸侯避之諸侯將不親附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戕為政之道又將有禍亂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幽王宣王之子幽王宮湟也滅謂滅西周也

典則之文

茅坤曰桓子宜及于難而賴武以沒其身見有倹德者循能善後也壞子可以免難而惟桓以亾見無德者後雖改行扶惟其殃也又深言郤氏以明之至此則欲括一

叔向賀韓宣子貧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實財也無以從二三子從其賻贈之屬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欒書爲晉上卿而反不及其官不備其宗器宗官祭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越聞也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免弒君之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藝極也桓子欒書之子黶也略則行志略犯也則法也玩法而縱其欲假貸居賄居蓄也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懷子桓子之子盈也可以免於難而

篇之意又見慶弔無門惟人所召

離桓之罪以亡於楚也 夫郤昭子昭子郤至也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於國奢泰于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三卿郤錡郤至郤犨又有五人爲大夫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爲能其德矣能行其德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專獨也承受也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桓叔生萬爲韓之祖

典則之文

王世貞曰興化而七卜化而大人之化也奚啻于物若以形身為化者昧化理者也

賓犨論人化

趙簡子嘆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小曰蛤大曰蜃皆蚌類）黿鼉魚鼈莫不能化（化謂蛇成鼈黿石首成軀之類也）唯人不能哀夫賓犨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賢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高也）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純色為犧喻二子皆名族之後當為祭主于宗廟今反放逐畎畝之中是亦人之化也）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按宗庙之犧為畎畝之勤語有意味叔向曰欒郤胥原狐續降在皁隸亦此意

典則之文

余有丁曰士茁之論特為美宮室者之戒然知氏之亡恐亦不在此此特一事耳

士茁懼室美

知襄子為室美（襄子智伯瑤也）士茁（音松）夕焉（見慕）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栢之地其土不肥（言無兩盛）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言不兩興）室成三年而知氏亡（三年知伯與韓魏伐趙襄子圍晉陽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知伯曰吾始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汾水可以灌安邑安邑魏也絳水可以灌平陽平陽韓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而趙襄子夜使張孟私於韓魏韓魏與之合遂滅知伯而分其地在春秋後）

典則之文

王錫爵曰種誠智士哉曰勝未可成則知人事曰天若棄吾必許吾則又知天道矣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又以為當知天

諸稽郢行成於吳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魯定十四年吳伐越越敗之於携李闔廬傷而死後三年夫差伐越報携李也越逆之江至於五湖吳人大敗至於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在魯哀元年）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報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申胥自楚奔吳華登自宋奔吳簡習也挫毀折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決鉤鉉也拾捍也言申胥華登善用兵衆必化之猶一人善射而百夫競著決拾而放之）勝未可成也必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素猶豫也履行也）不可以授命（猶王命也）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不如設兵自守卑約其辭以求平於吳吳民必喜）以

孫脻鼇曰若子云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茲於諸稽郢大夫種之辭有感焉

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言越不足畏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奪之食稻蟹之屬也燼餘也）乃無有命矣（吳無復有天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于天王（謂傷闔廬也言天王尊之以名）天王親趨王趾以心孤句踐（趾足也孤棄也）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繄是也使白骨生肉德至厚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申重也良善也）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

申時行曰夫鄙故善辞而此曰孤埋之孤搰之雖曰喻也不幾於悔乎善乎莊生曰子能得珠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為虀粉矣吾是以嘆夫差之愚

思邊垂之小怨（言吳侵越之邊垂心懷怨恨也）以重得罪于下執事（謂報見侵也）勾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若禦寇之號令）勾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晐姓于王宮（一介一人晐倫也姓庶姓也曲禮曰納女于天子曰倫百姓）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槃承盥器也晉語曰奉匜沃盥御近臣官竪之屬）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豈能辱意裁制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征稅也此亦天子征稅諸侯之禮）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意）之是以無成功（埋藏也搰發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封殖以草木諭也壅本曰

封殖立也而又刈亾之是天王之無庸勞也勞功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秉執也義宜也

貴之文

汪道昆曰條悉利害詞意儆切即金石可貫讀之令千古動色而夫差狃于一戰之功愎而不從豈非天以吳授越乎

申胥諫平越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欲伐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成吾又何求若其不成反行吾振旅焉（伐齊反振旅而討之）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既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蓋猶尚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炎炎進貌）及吾

又曰既使郢行又使郢辭盟方言而即背之又何有於異日申胥所謂玩吳國於股掌之上者此其徵矣

猶可以戰也爲虺弗摧音趡爲蛇將若何虺小蛇大也傳曰封豕長蛇

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奚何也隆盛也越曾足以爲大虞乎虞度也

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爲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未乾喻近也足以結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荒空也

典則之文

童份曰文極醇正權德不觀兵為王腦終篇反覆不過此意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　國語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燿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旦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示之以好惡鄉方也）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弃為舜后稷不窋繼之於夏）不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太康廢稷之官不復務農）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堯封棄于邰至不窋失官去夏遷邠）不敢怠業時序

何孟春曰已前許多議論只用先生非務武也兩句截住照上耀德不觀兵看

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大為民所惡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周制九服甸服在侯服外此曰邦內者商制并王畿為五服祭公蓋以古名言也周禮以蠻服為要服亦足以相況邦外侯服方五百里侯衛賓服總言之也侯甸男采衛凡五圻圻各五百服常以服貢賓於王蠻夷要服衛圻之外曰蠻圻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夷圻去王城四千里要者要結好信而服之戎翟荒服去王城四千五百里為鎮圻五千里為藩圻在九州外荒裔之地與戎翟同俗故謂之荒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

吳呂曰修文修名亦耀德之謂即伐不祀征不享畢意增修于德無勤民于遠亦非觀兵也大意自是如此

周禮侯圻歲一見甸圻二歲一見男圻三歲一見采圻四歲一見衛圻五歲一見其見也各以所貢供祭祀蒸享之用如犧牲絲枲尊彝玄纁之屬不在常貢之數要服者貢。要服六歲一見因朝而貢荒服者王九州外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琛為贄蓋夷鎮蕃三服無朝貢之歲惟朝嗣王及其即位來見耳日祭祭於祖考謂上食也月祀。祀於曾高時享。享於二祧歲貢貢於壇墠終王終謂世終也即上註朝嗣王及即位來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無貢以助祭則修意自責有不祀則修言號令有不享則修文典法有不貢則修名尊卑職貢之名號有不王則修德修文德以來之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已上五者次序已成而有不至則明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

白狼白鹿犬戎所貢穆王責犬戎以非禮暴兵露師傷威毀信故荒服者不至

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嗣子以貴珤來見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危敗吾聞夫犬戎樹惇立性淳朴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循舊德奉常職以終其身天性專一不聽穆王之責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典則之文

衛巫衛国之巫也監察也以巫有神灵有謗必知之厲王怒謗已非至使衛巫監謗而以生殺之權寄之于巫祝之口則将何所不至哉

召虎諫監謗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不可防而口尤甚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通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少師刺王闕以正得失瞍賦無眸子瞍瞍賦公卿列士所献詩矇誦有眸子而無見曰矇主弦歌風誦百工諫執藝事以諫庶人傳語卑賤不得達傳以語王近臣盡規驂僕之屬盡其規計以告王親戚補察補過察政瞽

姚寬曰天子聽政一段自是正理而首以川譬之後以山川原隰衍沃譬之各極旨趣

史教誨。太師太史掌陰陽禮法之書以教誨者耆艾修之。師傅修理瞽史之教以聞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廣平曰原下濕曰濕下平曰衍有漑曰沃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與亂也能幾何言不久也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晉地

典則之文

叀頃之曰拜胙與請隧二者俱六礼所関一則命之而不敢當一則不命而自請此足以見齊桓晉文之優劣

襄王拒晉文請隧　國語

晉文公定襄王于郟。隗后與叔帶通王絀之后狄國女也帶因以狄攻王王出居鄭晉文納之王勞之以地。賞以陽樊溫原攢茅之田辭請隧焉。賈云隧王之葬禮掘地通路曰隧周禮天子郊外有六隧掌供貢賦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規規畫而有之甸王田也服服其職業也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順天地尊卑之義若相侵犯則有災害先王豈有賴焉。言無所利內官不過九御。九嬪外官不過九品。九卿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

孫應鰲曰前言先王之供於己者無有所利見辭地請隧出於利也後言私德私勞見若有太公之功自有公賞之典也其曰光裕大德茂昭明德曰有地而隧辭若勸焉所以折不臣之心

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采章采色文章也死之服謂六隧之民引王柩輅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貴賤各有差王何異之有。帝王皆然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守先王之府藏又不佞以勤叔父。天子謂同姓諸侯曰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大物隧也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言晉雖受私賞而心且惡之亦將以是罪我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佩玉所以節行步也君臣尊卑遲速有節服其服則行其禮以言晉侯尚在臣位不宜有隧也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隧屬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言將放辟荒裔復何陳辭之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

者至矣

黃震曰議論正大不阿于親不屈于勢衰周一線微陽却轉而春和景明矣

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言無以奉先王鎮撫百姓何政令之為也何以復臨民而為政令乎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不敢禁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真德秀評晉文定襄王自以為不世之大功其精隧也蓋寖寖乎窺大物之漸王目之曰私德曰私勞所以折其驕矜不遜之意玩其辭氣若優游而寔峻烈真可為告諭諸侯之法

名言矣 黄震曰請論王大不[illegible]予賜不[illegible]十[illegible]禁

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言無以奉先王鎮撫百姓何政令之爲也何以役臨民[illegible]爲改令乎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

單子料齊晉君臣不免

柯陵之會。[晉將伐鄭]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錡見單子。其語犯。[陵人]郤犨見其語迂。[誣人]郤至見其語伐。[誇人]齊國佐見其語盡。[無諱]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譖鄢陵之戰魯師後期郤犨受僑如之賂為之譖魯於晉侯曰魯侯後至者待於壞隤以待勝者晉侯怒不見公]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犨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瞽樂太師掌知音樂風氣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史大史掌推天時與大師同車皆知天道者]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

王綖曰先揔提此数語便見頭腦後面逐節開說方有来歷

昔徐口文勢滾滾不竭若断若續曲盡其妙

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心不固則容不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步言視聽四者亡其二爲偏既喪則國從之四者盡喪國從而亡晉侯爽二爽當作喪謂視遠步高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所謂八郤可以戒懼矣

羅大經曰龍洲劉改之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個好歡喜緣真西山喜誦之此處衰世之法也蓋萬事称好不特司馬德操為然而吾夫子固有危行言孫之說矣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所以

高位寔疾僨害身敗事厚味寔腊毒肉之有毒者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陵誣揜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即國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言齊無善人必不能受盡言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今君偪於晉而隣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霸。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謂叔孫僑如也得臣敗翟于鹹獲長翟僑如因名其子為僑如利而不義。僑如通于穆姜欲逐季孟而專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于柯陵。十二年。晉殺三郤。

見殺也

厲公十三年晉侯弒於翼東門。欒書弒厲公於匠麗氏弒之葬以車一乘。不成喪

齊人殺國武子。慶克通於靈公夫人國佐責之慶克以告夫人譖殺之

典則之文

黄省曾曰既引三書而復揔之曰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皆諳公訊刺為一篇文字之綱

内史過論晉君臣

國語

襄王使召公過及内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禮執天子器則上衡拜不稽首首至地内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在盤庚曰國之臧則惟女衆國之不臧則惟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於大事戎祀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涖之考省已之

施仁曰大槩議論至此入以晉侯

孫應鰲曰精忠禮信四字步步不放過

中心以度人之中心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庶眾孚信也當制丘事宜爲眾所信袚除其心精也絜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眾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內外之賂不予秦地及里丕之田虐其處者殺里丕之黨棄其信也不敬王命執玉卑不稽首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寔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天明神日月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諸侯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大夫

陳沂曰文勢全在數個以字上轉蓬逐粧成一段好文字

馮叔吉曰辭氣嚴重有盛世君臣論說氣象

士曰恪位著以徹其官。中廷之左右曰位門屏之間曰著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天子五輅曰王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公金輅侯伯象輅子男革輅孤夏篆卿夏縵大夫墨車士棧車庶人役車天子六冕曰衮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公衮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孤希冕卿大夫一冕士皮弁以旗則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以章則天子冕服十二章公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孤四章卿大夫一章為摯幣瑞節以鎮之。六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六瑞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旗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為班爵貴賤以列之為令聞嘉譽以聲之。策命加錫猶有散遷解慢故散轉移而鮮慢于事者而著在刑

施仁曰重起議論至此復入晉侯

陸深曰必速及句亦必及句文勢自相管見得衬有緩急之異

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夷蠻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斧鉞大刑也刀墨以刀刻其額而墨染之）而況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以庶立）亹亹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縱欲）而遠其鄰（背秦賂）陵其民（虐處者）而卑其上（不敬王）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摯也（廢執摯之禮）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摯無鎮（無以自重）誣王無民（民亦將誣之）夫天事恒象（事善象吉事惡象凶）任重享大者必速及（及禍）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于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秦人殺呂甥郤芮）

典則之文

錢福曰里革之正諫宣公之聽言師存之啟沃叙述流動

唐順之曰里革雖是叙事然亦見先王對時育物之意

里革斷罟匡君

國語

宣公夏濫於泗淵（漬罟於泗水以取魚）里革斷其罟（網）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季冬大寒之後）土蟄發（孟春蟄虫始震）水虞（漁師掌川澤之禁令者）於是乎講（部）罛（孤）罶（柳）（講習也罛魚網罶魚笱也）取名魚（大魚）登川禽（鼈蜃之屬）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先薦寢庙故令國人取之）助宣氣也。（助宣陽氣）鳥獸孕水蟲成。（春時）獸虞。（掌鳥獸之禁令者）於是乎禁罝羅（罝兎罟羅鳥罟）矠魚鼈以為夏槁。（矠擉也夏不得取故於此時擉刺魚鼈以為夏儲）助生阜也（阜長也鳥獸方孕故長魚鼈助生物也）鳥獸成水蟲孕。（夏時）水虞於是乎。禁罝麗（罝當作罜罜麗小網也）設穽鄂。（鄂柞格所以誤獸也）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以獸實宗廟庖廚而長魚鼈畜四時功足國財用也）且夫山

高儀曰不忘與無忘自相喚應洞乎如空谷之傳聲

不槎櫱。槎斫也以株生曰櫱 澤不伐夭。草木未成曰夭 魚禁鯤鮞。鯤魚子鮞魚未成者 獸長麑䴠。鹿子曰麑麋子曰䴠 鳥翼鷇卵。生哺曰鷇未孚曰卵 蟲舍蚳蝝。蚳螘子蝝蝮蜪皆可食 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別於雄而懷子 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藝極也 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藏所斷之罟 使吾無忘諗。諗音審告也言見此罟則不忘里革之言也 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唐順之曰人情好逸惡勞敬姜乃獨為此語至引聖王處民沃土瘠土勞逸善惡足為垂世經典矣

甚則之文

敬姜教子以勞　國語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康子位尊又太宗故云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僮子蒙不達備官而未之聞聞道邪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示有尊德也服五采祖習也識知也地德所以廣生爲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以修陽政而習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

穆文熙曰言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勤勞如此以儆文伯之當勞

凡四個而後即安字不整齊中却整齊

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禮夕月以秋分朝日以五采則夕月其三采矣故云少采載天文也司載謂馮相氏保章氏與太史相儷偶也糾共也虔敬也刑法也此因夕月而共敬觀天法考行度以知妖祥也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監視也九御九嬪之官主粢盛祭服者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受事於朝晝而講貫習夕而習復覆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此皆先公後私之義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

黃份曰到此復將勞字提醒蓋亦叮嚀諄復意也

紘綖（紞紘綖皆冠之飾）卿之內子為大帶（內子卿之嫡妻大帶緇帶）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之妻祭服玄衣纁裳）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天子之士皮弁素積諸侯之士玄端委貌）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春分祭社藝農桑）烝而獻功（冬而烝獻五穀布帛之功）男女效績（功）愆則有辟（罪）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下大夫）朝夕處事（處身於作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汝）朝夕修（儆）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許相卿曰若如此言則教可廢乎哉或一陽處父非可傳之人乎舉一疲病之質以槩善良非所以爲則矣

胥臣論傅讙

國語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文公子襄公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讙也。蘧篨（人偃）不可使俛。戚施（人僂）不可使仰。僬僥（長三尺）不可使舉。侏儒（人短）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嚚瘖不可使言。（口不道忠信之言曰嚚瘖不能言者）聾聵不可使聽。（耳不別五聲之和爲聾生而聾曰聵）僮昏不可使謀。（僮無知昏闇亂）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俟也。若有違質（邪性）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言不能使之善）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娠有身也不變不變動也）少溲于豕牢（小溲小便豕牢廁也）而得文王不加病焉（言生之易）文王在母

不憂在母娠時體不變故不憂在傳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奉事三季使不加怒敬友二虢虢仲虢叔而惠慈二蔡。管叔初亦為蔡故云刑於大姒。刑法也大姒文王妃比于諸弟。親同宗之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于是乎用四方之賢良。以自輔也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即伯達等八士而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宮。适諏于蔡原而訪于莘尹。蔡公原公莘甲尹佚皆周太史重之以周召畢榮四公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惠順宗公大臣恫痛也文王恫為政咨于大臣順而行之故故鬼神無怨痛之者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言因體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言有美質加以文采乃善故人

九

王慎中曰大意只是言體質可裁用苟則以實荒裔然其文法顛倒錯綜長短間雜有不齊之齊不整之整妙甚妙甚

生而學。非學不入。（不入於道）公曰。奈夫八疾何。（籧篨至聾瞶八者）

對曰。官師之所材也（古裁字）（裁用）戚施直鎛（主擊鍾）籧篨蒙璆。（不能

僥故使戴王磬）侏儒扶盧（緣矛戟之秘以為戲）矇瞍修聲。（聽專故使審樂）聾聵

司火。（視審故使主火）僮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

王。（無用之人投之荒裔）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

有。原。以卬。浦。而後。大。（能才也因其身體有質可成濟者就而通利之卬迎也言川有原因開而迎之以浦然後大也）

王慎中曰韓諍臣論内数問字本此

伍舉諫築章華臺　國語

靈王為章華之臺。築臺於章華之地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服寵以賢受寵服也安民以為樂。以能安民為樂聽德以為聰德用有德致遠以為明。能致遠人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彤謂丹楹鏤謂刻桷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匏居臺名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材不妨守備。城郭守備之材用不煩官府。財用不出府藏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導)禮。則華元駟騑。鄭子駟也問誰贊事。則

高儀曰此段錯綜用數焉字却似美妹子嬌羞態步步斌媚

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各侍其君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治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啟疆請於魯侯。昭公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富都盛容也都閑也那美也豎未冠者言取美好不尚德也而使長鬣美鬚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目觀則美德則否也縮取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厚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

茅坤曰此篇文字殊覺散漫大不類周秦語恐是兩漢以後文字

此又舉先王之為臺榭與上楚先君一段照看

欲弘多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蒿耗也遠心畔離也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積土曰臺無室曰榭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凶氣為氛吉氣為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大卒王士卒也度其足以臨見之而已臺度於臨觀之高足以臨下觀上而已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取不害穀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取其餘官寮

王慎中曰仍用一美字收煞幾倍精神

之暇。於是乎臨之。不廢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不妨農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望氛祥而避災害講軍實而禦寇亂皆所以利民者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以為得事之正楚其殆矣

典則之文

吳鬥曰此篇見藍尹善覘人成敗

子患德政句是個綱領與本篇末修德待吳句照應

藍尹子亹論夫差必敗

子西嘆於朝藍尹子亹曰吾聞君子惟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替廢也與哀殯喪塗未曰殯於是有歎其余則否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廬能敗吾師闔廬即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嗣子夫差其德政過於父吾是以嘆對曰子患政德之不脩無患吳矣夫闔廬口不貪加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羸病也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必悛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濟成也志戰克也今吾聞夫差

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拒也）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修德以待吳吳將斃矣此論夫差不能增修德以嗣乃父而知其終之必敗厥後夫差為越所滅藍尹之言徵矣

新刻九我李先生編纂大方萬文一統卷之三終